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四

君道四

忠益疏　胡世寧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　聖恩録用扶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　臣爲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爲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陛下天縱之聖一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必此而臣爲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者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其爲王室無芹而欲爲獻盡區區忠愛之

誠不能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
上萬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
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從罪臣甘當重典謹開坐封進
呈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秦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這是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曉了

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若爲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著

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個當好當惡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警戒群臣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個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正直其度量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已有的一般欲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個大臣能容得天下

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致敗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為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的心偏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娼嫉以惡之外兆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絶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

子孫黎民亦曰危殆盖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盖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箇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旅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出直正人被排逐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害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㒓過了又引一㒓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辨得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

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衰是致亂若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娼嫉之人奸謀詭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溺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之心也不得故又謂惟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者至公無私故於此娼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邊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惡其近則投間抵隙尚緣得進以妨賢

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娼嫉之人不爲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恣等事而捨娼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强國諸

矦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
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
後世曾子傳大學文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
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 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
貨利之慾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術德講學勵精
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
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爲者
即秦誓所言前一等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惟
人爲者即秦誓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迸逐惟此一事最
關治亂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衍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為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

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禄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爲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禄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玉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以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僭用玉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

故在大夫必害於而家在諸侯必害於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官多是世祿家傳僭亂則滅其家故曰害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害於而國人謂群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指人臣有作福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群臣因此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可以趨附他求斜官倖免禍患遂皆[illegible][illegible]從風[illegible][illegible]一推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illegible]以顛倒是非淆亂曲直而淆去聰明排斥忠良以至於[illegible][illegible]上而禍下淺下而小民亦皆傚效成風過分作用而不由經以敗法此

言人臣儆上之忠如此臣竊見今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然也[illegible]有天下者多矣然考其[illegible]始由於偏聽致蔽而九官所以[illegible]偏或從衆論之公或開大臣之謀而命之開言也故周公戒成王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主進人任官必先於衆論用刑亦必責成於有司又君不學以一己之見與此不肖者謀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識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轄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合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非顯

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illegible]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奸相一人彼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奸邪托爲大使之攻擊無已以致群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與議奏其於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論所向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於上則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非日欲叙也凡善則歸己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然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

國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哉　太祖
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奸相之獘甚去秦漢
以來丞相之官遂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
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從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
總之所以稱當明著　祖訓首重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
我　太宗文皇帝始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
內閣多是　朝廷親選翰林編脩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
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皆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
文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追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時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尚甚係

旨彼時絶無偏重之弊莫宜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親自下僚擢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一得人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翺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閒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旨點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宗

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首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群
臣尊仰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甚爲承順附和下
敢與同延又另立掌 誥勅一員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
身者不出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只欲用令
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曾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
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爲其門生者
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點亦不許擬陞外職使之歷
練民事稍涉干剖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閑
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
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加 祖宗朝選

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訛相傳設爲舊制以欺後進以箝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絕甚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援引前者既老貴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蔭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已地而盡力爲之至於纂脩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脩此則自古所無之大獘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縣吏官職及會推大臣必先用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

於此一官夫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
石璞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媢嫉者
濫其位則彼此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　陛
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爲首　陛下
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
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黜陞數月以後首
相坐名取掌誥勅遂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畧
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
知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
人心所向如此今　陛下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

楊一清勉留石瑤舉朝欣躍方謂　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群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群臣奉旨另推見任兩員寧受稽遲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　陛下試令威福出於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氷蓋以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為憂故今在內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不然以　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可復而天人之心有不順乎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不育者猶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能也

雨絲者喻上恩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裂者陰不能安靜而僭爲陽動臣强之象也　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撰勑戒諭群臣脩省彼不肯撰者恐群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揚一淸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巳也此其心迹甚明惟　聖明早加省悟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易經一章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不出戶庭無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人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臣塞遏其前未可以行

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爲不出戶庭則無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愼密之處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禍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階爲梯級由此躡上而漸至者也何以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者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奸惡皆不利於權奸小人不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人平日

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惑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藏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朝廷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無損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主威日削災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傅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將災異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

感悟遂與韋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君諱不樂以致王鳳知得反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文諷御史劾其所爲之人亦致杳官以此衆則怕鳳再無敢言王氏者傳至其姪遂移漢祚孔子此言眞萬世人君治國之切戒也惟聖明留意焉

修攘兼資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術行寬大雖行之說是知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顧兵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適中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

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撥以實內地足衣糧以郵選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根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備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作弊使輸餉以甦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爲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宿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勲戚世恩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臣遣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

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債帥濫竽其間矣乎爲卒徒者果皆膂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斁於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服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爲得治柔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

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强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鑑不遠思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衣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其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偽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嗟怨逃竄於饑餓之下宿弊一洗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寬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遂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隷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衛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詢問其故始知皆往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

京畿欲措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廢弛尤甚以致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為前車之戒臣竊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供衛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餽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改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所行慨以罷遊食何愛工役之久以行糧而養士人何慮邊旅之寡猵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役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

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撥者强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豐腴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憂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馭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慨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揚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勑下兵

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參將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權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不暇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此因正德年間逆彬恃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濫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衰彼此效尤官防淡而始

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
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
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
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
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
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竝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
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
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徒足以爲國牙爪
而無牙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
譏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

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延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有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輙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逃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

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亦照往歲於收糧東作之隙舟輿御尾隨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奸猾各有家強糧里豪強則以善猾人戶為食啖加增外派於正額糧里善猾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欠寧蕩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為善善猾者人易認執而反受凶惡者愈肆而猾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

奬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賍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泛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橐察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充軍之類每石大畧包賍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賍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即爲絶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

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爲巳地者但寓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名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不許之外再肆需求致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糾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

量出為入雖然收迄依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以為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溢於今者必考昔

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損多益寡之道撙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黄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縮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計其一歲災傷蠲免若干其歲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本歲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益不以本歲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

財恒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耗於無所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裝功奪於雜役失時尚乱而水利瀦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illegible]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也 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

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爲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欽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嚬一咲何者適中[illegible]也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則以察其幾至徙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

感於彼何忠乎兩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
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聖明
獻

陳言疏　　　　　　　　安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時政
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晝思補過夙夜
不寧不幸　先帝奄棄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詔復尊極
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見逐即復召
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
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

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弃毀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　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趨攊之思以廢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八事仰贊　聖明愚陋狂狷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

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
本既差矣差之於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
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
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溺則不得其正焉
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
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說詐易於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
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爲其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進敬爲主人心聽命
則虛靈常存萬理照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二曰務聖學
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

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無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

嘗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常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三日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厭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

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内批通政司每日惟掇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往往披榼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文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决非 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 國家之福非人臣

之利也　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履霜堅氷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論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蒙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振懷庶政必舉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

覲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譴罷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年雖老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黄仲昭俱學問淵博識論持正御史强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黄紱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

臣則指揮同知許寧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謹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諸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五曰禁近習蓋古者宦臣充掖庭掃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倖褻狎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好惡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

之亡唐亦宦者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鑒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跽爲敬不諳以人君社稷爲重惟務逢迎奉順爲悦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戒懼則吾輩踈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說固皆祖其術噫愚矣人主爲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哉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司一監常職止五人一爲正副亡二人皆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

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
市舶財利之處往往有之蟒龍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勢縱横所至害人假
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
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
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頼　皇上明聖悉皆貶黜中外
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似不干
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頗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
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
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敬

自持勿與狎昵使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談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廻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練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戮戕彝倫爲世大蠹庶民崇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　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亦非不壽國祚延長漢唐之季

佛道始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創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延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難稍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倖無比去歲聖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饑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延將

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並下退可謂　聖明所爲出
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害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
佛道術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下僧道寺觀
亦當查究以清奸僞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
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
害政之弊至　皇上而始正焉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
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
不以一人之欲而病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
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民兵等類或薦
太廟或供　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

不急之物篩鐵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扉龍衣二舡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舡少者七八號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比例俱消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貨物遲誤要濟每把貢舡發行舳艫先後相接撐夫撓甚夜喧呼南往北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搬索財物凌辱官吏驛迫軍民官司欲加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聲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懽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許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從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門的當官負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違悞其板枋木植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照數如藤麻油漆等物北方所無仍令附京并出産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令依式製造在衙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紙張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八曰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往往謹始而怠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永享太平之福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文王日昃不暇食咸和萬民二聖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濟雍熙而為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亂唐明皇焚珠玉錦繡躬修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所為比其他奢侈之君殆又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節初之難而能保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

於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君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而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　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　皇上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怠忽不以治安而漸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

之命誠爲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遴簡延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繁銜日侍黼裳之側過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忿懥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而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者

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已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已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御屏寄聰明俾加詢訪若有所得宜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然必眾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然必眾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小怨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

協恭事於一中將自臻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 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

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猶然鑒正益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求風聞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雖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遣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皆化之道則慎選於始念額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容其顧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競進敢言自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執等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遣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

民欲乎鄭按察御　聖德雖充軍爲民之臣亦且徹聲四
作以爲懲艾所久　陛下亦必推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
不欲盡一日之役以報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
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
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
欲者其心爲甚切則其情爲獨苦其情爲獨苦則其感召
宜獨甚也況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
獨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爲治推無
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充軍者發回爲民爲民者冠
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

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衛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況望生息乎邇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督市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害不可勝言況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邊者軍糧則扣及作合在各省

者民利則侵及雞豚蠹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箠楚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
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
回京以昭　陛下仁恩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
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
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
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
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
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

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等侵蝕民利至此不亦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爲防範則衆利皆歸而荆襄晏矣方今豈大各邊戎虜入套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不識干戈乃驅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惰之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愉餓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文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循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

萬一地方有警方令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獎
儲加栽革驅之衰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
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發亂待時萬一
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
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召悔罪與其家
勇諳習熟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其餼廩撥其部伍令
該戶按以器械給北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
若有備將亦加撫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養其力以待
征伐之用則豪傑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
足以消戎虜之窺覦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

不安　陛下勑守令官脩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孝悌故久此明驗也哉　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著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失其都言事者諱其迂以致農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農政總管勸農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銜附付克脩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褒美增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群守缺塗即則縣令

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部有司議開力田之科凡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條明中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中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寢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建言疏　　王一夔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臣聞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家者國與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亦未有國治天下平而不本於家齊也是故三代聖賢之君莫不以齊家為先務蓋正倫理篤恩誼所以齊家也

厚所當厚薄所當薄所以齊家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齊家也定尊卑之禮薄恩澤之施以廣嗣續所以齊家也凡此數事行之有一之未至則齊家之說有未盡欲國治而天下平不亦難乎傳曰福之興災不本於室家家之衰莫不始乎閨閫臣伏願 皇上法三代聖賢之君於凡所以齊家之道悉行之而無一之不盡則家齊於上國自治而天下平矣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高宗命傅說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人主雖有上聖之資亦必聽左右大臣責難陳善而後有以輔成上聖之德而致熙洽之治臣伏覩 皇上即位以來自視朝之後經筵進講之外

罕與大臣接見凡四方與奪政事得失未嘗召見內閣大臣與之商確裁决乃徒使之擁虛位享厚祿何耶夫大臣既不面議庶政則 皇上所與商確裁决者必左右內臣而已臣恐以爲左右內臣使皆讀書知禮識達古今不蹈已往覆轍然亦深居禁內閭閻之疾苦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豈能一一知之詳而處之當乎况不與大臣商議庶政則政有缺失爲大臣者必曰此 皇上與左右大臣裁决於中我何與焉噫上不任乎下下不受其責如此是豈宗社之福哉非因玄象之儆 皇上雖召內閣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詢臣竊恐其雖得一承顧問又知不及此而

罷必不能盡言以上副　聖心蓋人君之與大臣恒與之
接論然後上下之情洽而爲大臣者庶得盡言以匡輔不
逮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
八人更日直宿於中暇則從容燕見討論文義講求治道
或至夜分然後就寢太宗勤於訪政如此是以當時君臣
情合君有所願聞而臣無不言臣有所進言而君無不納
此所以致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夫以貞觀之治尚從
朝夕詢訪儒臣而成況有志於唐虞之盛者乎臣伏願
皇上自茲以往退朝之際即便假召內閣文武大臣出示
四方來奏俾之裁決面訂可否至於上而天變之所由召

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禮樂刑政之當舉行小而號令出納之當詳審凡心有所欲一切必齋天威從容講論不可以天變既弭必有懈怠如此則於　聖德必有大裨益而於政事處之自無不當萬一政有未當則大臣亦不得以文其過矣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臣聞國家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然後可以常存國家必上下情通而無壅然後可保長治血氣之行有或滯必賴良醫善藥以宣暢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賴諫官極言以通達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從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何則人君樂於從諫則天下之賢者皆曰吾君喜聞過矣於是忠

言讜論日陳於前而冀堯舜乎其君若不賢亦必曰某以直言見用於上矣於是希冀一得之愚而冀利祿之得是賢不肖皆思直言而上下之情舉無不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則政無缺失治道豈不日就於隆盛乎人君苟不能從諫則賢者亦曰吾君惡直矣我何為不守括囊之戒乃獨犯忌諱以自取誅戮乎其不賢者亦必曰某以諫諍遭貶斥矣於是競為諂諛之術以為仕進之計是賢不肖皆不復言而上下之情為之壅遏上下之情壅遏則政多乖舛又豈能保長治而無虞乎臣伏覩　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給事中累有論列時政之缺失彈糾大臣之過惡者其後

言事之官聞以罪廢是以諫者頗少夫雷霆所震而物無不折霜雪所加而物無不殞者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雖霽威和顏以誘人之直言人且畏縮不敢盡發其所欲言况又厲之以威嚴加之以罪譴乎臣伏願皇上師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不吝改過於凡臣下敢於直言極諫者其言可用則用之而顯其身其言不可用則置之而不加其罪則內外臣庶皆知 皇上樂於納諫莫不直言無隱而上下之情自無不通矣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陳曰殷民在辟爾惟厥中是蓋君陳不徇人君以爲生

殺也伏覩　皇上見人有罪犯者或時有論斷法司唯承順其輕重情否不有所論第曰照依欽奉　聖旨發落而已噫執法之官而惟務承順如此焉在其爲執法乎昔唐太宗勑選人詐冒資蔭而不自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唐太宗欲殺之大理少卿戴冑奏曰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固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冑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奈何不能忍小忿而失大信乎太宗喜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夫古之法司能執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獨不然乎　祖宗舊制大辟罪囚必三覆而後行刑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許總得罪

皇上大命即處決不必復奏時已看着法司承詔不復少有
論列夫許總得罪之詳臣不能知但使其罪當死亦於
祖宗之制必乖使其罪有未當不亦可矜也耶臣伏願
皇上明勑法司今後輕重罪因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
聖旨斷遣而中間情有可矜罪有未當者許援據故事
執法陳諫至於大辟行刑務遵　祖宗舊制必三復奏而
後處決如此則能重民命而刑罪自無不當矣五曰慎支
費以足財用臣聞大易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之用財其可不儉
約之是尚乎伏見京師創建寺宇連年不息報國寺之工

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廣殿長廊務極壯麗計其所費動
數十萬計雖 皇上知民間疾苦不忍盡役一夫用一匠
然所以酬齊夫匠之費未有不取之府庫者也夫府庫之
財 祖宗以來積之以賞有功備不虞者今乃費財如此
臣知 皇上必謂奉佛可以邀福故也是大不然昔梁武
帝精專佛戒廣建寺宇其奉佛可謂至矣而武帝之世江
南大亂國祚隨之以廢是奉佛果何利益之有唐高宗廢
棄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法亦云至矣而享年極永開
唐三百年基業是不奉佛又何災禍之有由此觀之佛之
不能災禍人家國而奉之無益蓋亦彰彰明甚歷觀史記

凡人君大興木土有所營造悉以過書　皇上何爲所償此府庫有限之財而爲此無益之事使後世史臣得書之以爲過乎又貴寶石人塗宗順等恒以寶石進獻內廷每酬其價爲貨不可勝筭雖　聖旨已嘗禁約而彼進獻如故臣切思府庫寶石儘足以充後宮之用又何必費此有用之財而買此無用之物傳曰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者殺無赦若塗宗順等在先王之世不容於死矣臣伏乞皇上鑒古人節以制度傷財害民之說凡創建寺宇及所買寶石之費一切粉罷庶幾財不妄費而府庫充實矣

〇陳言時政疏　　余珊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溥海內外皆以爲堯舜再作湯武重來宜必有稷契伊周爲之佐相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迓天休臣等亦效愚忠撫彼朔方相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參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致　陛下負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抱撥亂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遠似不克終臣引領萬里憂憤填膺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迹涉群疑或指臣以矯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爲是下筆躊躇者再今幸俯賜條陳無間疏逖臣不勝感泣哀悼效唐魏徵謹陳十漸并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

要為 陛下陳之願必霽威嚴留神清覽焉其一曰紀綱
漸頹臣聞之宋儒朱熹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
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
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
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
下不可得而平治之要臣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齊
動而條隨絲牽而網聯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
紀綱也往在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
處不知紀綱為何物矣恭遇 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

尊朝廷征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之心始繫於尊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宮府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紛舉世皆御委其勸焉騁其銜以爲在 朝廷似非在 朝廷以爲繫宮省又非在宮省遂使 朝廷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四支亦各以其心爲心譬之人病大風手足痿痺不仁筋骨肌膚不得行居坐卧雖以屈伸此紀綱之頹其漸一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相嘘爲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術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

之所好尚而為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世貴秦之士世賤戰國之士多縱橫西漢之士多忠厚節義重於東京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王先見乎此紀理人倫移本易末混同天下一和衷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恥而必去而天下之人亦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敝化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爭先趨附百計鑽研以營貴富鑽研得效

東裝門壼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卑軌壼誄多稽首董賢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床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恭遇　陛下赳而作之營陛乞陞者悉皆罷斥招權納賄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容人謂帝堯於變時雍矣曾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首取一種輭美脂韋董富貴薄名檢之人以為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圓融不皆生事乃峻擢而等寵之是以諂佞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伯郡彈劾罷吏臟穢儀納集蛆聚廉耻蕩然爾又聞市門贓開賈販仍舊投桃報李要此簡書不知兵飛之下四方危亂

骨間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國勢漸輕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夫一家有
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
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
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
重而四夷輕古之哲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
在我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我尊則威立而難犯無
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
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衡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
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號召天下制御強臣也

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璫之謀三變而有寇濠之亂夫豈　陛下攬而鎮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手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威令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戍卒殺許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戍卒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嘯聚千百爲群圍繞邊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以要下招安之榜雖何無奈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以假威養亂姦豪得志謀叛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驕虎之勢倍近於蕭墻猶鼠

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邊妖胡效之而殺主事北邊府役傚之而殺縣官中閒殘賊殺方面要殺夫子弑父棄逝天下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　陛下不能脩身齊家端本正則也特其法令不一賞制失人或於鄙儒姑息之論牽於俗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朝廷而夕食於邊陲號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成羣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領之禍萌於拗度此水之亂成於涇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其內則夷狄漸強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晝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無有判然而孤立者觀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爲嚮背耳

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虜無歲中往句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順閒上谷中山之師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寧歲未百年也東漢末年匈奴欵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據帳遊轉未百年也而有五胡之擾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吞亦未有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羅高昌百濟吐番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亂吐番翔躍迄於五季契丹樂藩附我幽燕十六州遂失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北班兵又求百

年而女貞亂華徽欽北狩又未百年韃靼滅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綱常再肅及土木之難會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朞哉臣詢之四夷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番蓋古之回紇亦匈奴之種也其驁悍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爲其遜逋數千里盡有其地每撫劍抵掌志吞西河未忘也曩甘肅之圖財糧兵耳若乃東胡蹻躡於遼海韃靼蹂躪於沙漠羌戎兆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兆衆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驍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氣數相

參又參知不有劉元海趙元昊何胥打其人出乎其間以作我邊臨之厲階耶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將將不知士荒自嘉靖以來以苞苴易將帥而其任此職者皆胥溺賊子所從凡流惟知附倚幽陰推剝爲事是以各邊軍士苦於饑寒日就彫瘵雖蒙　皇上恩詔優恤誥戒申嚴然以七年之病元氣已耗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平反也且以松茂一邊言之萬山攢簇大江中流四面番碉星羅棊布緣去兵燹日久生齒浩繁小者亦有數千大者不下數萬而糧運往來止有羊腸一線之路土番爲帶千夫莫當以此恃險亂撫無寧歲每年上班官軍無由城都遠[illegible]

哥衛不下千萬方其遣戍父母妻子號泣以送自分無生
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讎番月朘月削衣糧器仗盡以供
番括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出名色巧為科斂
而賫載以輸請謁之門者不可勝算是以我軍益困終歲
勤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富番耕地養犬馬以自給甚至
妻女淫濫倚市門以乞食也似此衰憊百不當一尚望
其勇踴躍以狀輔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哉舉此一邊他可
例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料為　陛下
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静虚名以蓋無能

實跡為必無事之言以寬主上之憂或又扶同規隱遂延苟免不見虜而還而誇百年無此之捷俘殘虜而歸而勸萬世不朽之銘甚至粉飾捷音濫循濟賜虛張功次峻秩超陞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門庭之寇誰其掃之此夷狄之强其漸四也其五曰邦本漸搖臣聞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軻亦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夫小民至愚而柔不膺一命不階寸土若無與於厥邦矣不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惟天之至大而惟微之細民此所以為邦之本可畏而不可忽焉者也然何以聚民曰財而已財者民之心也心傷則本傷順民之心者保邦

之本也故鼂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鼂錯為漢文言之使鼂錯而愚人也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少之哉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奄有天下收勝國土崩瓦解之民而登於一可謂得帝王之驅除矣及其為治別無異技每以魯論節用愛人一篇書之殿廡自比盤銘專務以恩結人心以財養民命是以培植基本日益深厚保安邦土日益鞏固雖內難間作民無叛志迨入正德逆璫竊柄招權納貨一時文武士大夫無耻

若納猥狙聚惟天下之膏脂骨血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詘以竭民心日益以離怨讟交興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劉寵寧濠搆禍於西南揭竿一呼諸衣數萬所過焚劫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戰齊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篤生 皇上起而災之所繇初即祈恤民隱蠲年逋於一切罷除民用矣心合泣思奮以為今日復覩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曾幾何時半未畫一令或反汗黃紙蠲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遊徼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食深疲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

歲勤勤瘁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遺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繫滯怒浪不繫之舟舟中人猶不變顧以為安派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本之搖其漸亟也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非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皐夔之流亞誠難其人矣至於東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皐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誠一

時賢人君子夭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所重嬖寵姦邪戕賊正士而群涉黨亦不自愛互相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深刑禍延朋友而國以殄瘁郭泰茍得不傷之乎臣以爲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枉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不稱其位歷其所未盡困其所難知事委發勝終爲後累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光嶽氣分士無全節熟長事者或不娶吏幹通武略者或不解文謨才華可取鄙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耳茍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於枉

文使之邪間正踈間親新間舊晝夜轢而播弄之而死徙之而謂國有其人乎哉　國家造上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也自璫鋭亂政以來衣冠受禍死亡流竄摧剝幾盡殆殘皇上哀而錄之死者贈官生者還職甚至超擢不限資格方冀將海內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爲用傚之死容久矣何徑暫之言有不當聖心者一鳴輒斥甚且降調外任今或編配邊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竄死斃邸盆自昌柟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堂空張源胡瓔等死而科道空朋有一二英傑係猶鷹派者又枉之於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爲權姦擯同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

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為安置遣之俾不逆以故忠邪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用立其間而　陛下甚恬口耽亦閑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焉能以秦無人焉能為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大也其七曰言路漸塞臣聞夏禹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焉夫以一代之興亡係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與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無微而可略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其志聞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達也

於是敢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鞀設焉誹謗之木立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爲常言則左史書之行則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其廢也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咈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末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偏好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法哉我 祖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寓尊貴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爲然也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忌忠

言之發已姦私也專取一種輕熟易制之徒為之鷹犬互塞言路蒙蔽主心以希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痛加箠楚務置之死地而後已直我 皇上起而録之各正其位於是臺諫作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美凡溫言嘉答不曰所言有理則曰有了來說聽納如流略無抵忤方是時海內翕然以見德化之成無幾日矣比來降心未從甚怒逆耳或動輒頻不勸說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夕貶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衆含泣即今朝野以目無復汝顯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又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盡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獎之使言尚恐不及況又訶責貶斥而死徙之誰肯不爲自便之計而務爲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梗其漸七也其八曰邪正漸淆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以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爲其所混淆也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辨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其爲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其爲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況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

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爲邪誰
爲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
儒指孔雀爲鸞而惰帝信之是豈真不知哉蓋其心悖目
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
異此臣以爲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
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違衆特立
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者必正人也正
人之言求其是媚習承睫伐異黨同貪爵祿賤名節貪生
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僞
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衡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向

諂順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言飾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崔為鶴也哉正德間瑾輩蒙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　皇上起而裁之顯忠遂良邪正以別彰善癉惡是非以明民皆曉然知所嚮避矣近年以來論議將多徇邪撥附飾六藝而文姦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挾秘辯可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是益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壬林匿情於下士之日安行始回於入相之初周公孔子誰其辨之臣恐邪正不並立是非不同途天道陽一而陰二卒之正不敵邪牽帷幄之制將陷　陛下於群陰之主矣此邪正之淆

其漸八也其九曰君臣漸聯臣聞皐陶陳安民之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沉釋之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君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為民天生厥臣以為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情甚親卻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傅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調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平心以

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宮府一體
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為和乎若曰吾君也爾臣也
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聘辨給而折之以
詞必肱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為猜忌過於狐疑趾見屈於
正論忘受欺於姦詐則禍金之似眾動即以弓蛇之影恍
惚成疾而君日暌臣日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與
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勇智從即位以來
恭默思道籌策求賢敬大臣而體群臣一下是朕心之相
視萬無此失矣自夫大體以[illegible][illegible]人人殊殊有不當 聖
心者輒謂此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網中之[illegible][illegible] 陛下篤

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無見於聚訟之家矣而不知邪佞相觀巧發奇中以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之名器紀綱者不少而陛下既以先入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而自無不合祀之而自無不焦者嗣是而後大[illegible][illegible]小臣畏愞足將進而趦趄口欲言而囁嚅上下峻截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睽孤於載鬼張弧之閒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血脉不得周流行止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桓侯而走也和扁之術其[illegible]無故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夫天積氣耳亦蹻蹻嚌衡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篤邪不知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皆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精祲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其感象動一陰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父下之[illegible][illegible]乎以尤其切也哉是故父之於子悳焉而撫摩之固以為愛也怒而鞭叱之亦為愛也天之於君時而賞之固以為愛也怒而譴懼之亦以為愛也天既譴怒而不少悔乎君亦當無往而不欲乎父若狎恩恃

嘆以爲天終不甚長也天愛不得不惜也故行其韜藏深而
馳驅之不爲恒存悖于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
乎其可忽乎哉昔正德間宗信姦同背棄大道上天垂變
亦累矣至於風霾烈風日食彗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
妖曾無虛日而尚不省悔乎譴見殺宮一炬煨燼方凡竣
泣何嗟及矣惟天無私眷乎有德例惟 皇上降生之期
河清三日自長城上郡郡紛紛謝索輪囷有宋祖紫雲之
慶又龍闕躍上脉潰起伏下小兒最長數人帝王之興
也倘然哉迨太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熏蒸
兩山開鳳凰之蔭華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

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荐興往歲東南洪水浸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漂出三江之上京師地震再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横起山之東戕殘流離滿江以北至於兄弟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烈風伐樹屋瓦斷常婦產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倡兵擾不絶城門西北而東南然不知其為何祥也況陰霧之氣上沸陽精白晝冥冥有光來尤可忌乎此災異之發其漸十也凡此十者天下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況無有而

十備矣今　陛下縱克紹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
眷方隆人心初戢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
以獲此於天耶臣愚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
非耶臣惟人主圖治莫先於置相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
傅之職賓友之任論道以燮理陰陽宣化以進平四時者動
關君德之失得設施係天人之去皆非他宰輔小臣所能
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為天下
萬世之第一流如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
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掄選難慎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
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隮不徒輕薄呼名集坐

資以備員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爲宰相之第一人者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流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不相值功不可成縱以貞觀房杜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進言者或亢或浮或知或否顧望畏愞又不肯爲 陛下一傾吐之而使 陛下不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大事抑豈知其宴安之中元氣日耗天眷日離寇難日作

必至河決魚爛而後已此其變化之源甚禍之本臣忝同升已逆知之不忍坐視以胥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及之也臣謹按 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又屯飛淵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餗之凶不可以不慎也臣又按 陛下之友得易姤之剝一陰生於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剝得下則我之仇尚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夬次姤姤者夬之伏也禍福相倚治亂相尋未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夬者防乎

其防邪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願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處也求其為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之詆誚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人言杜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縱陰抑陽黨邪附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寧杜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雨水不時則水潦為敗大水沒都城則陰沴陽小人在相位兵起之兆也賢者竄殺傷獄者國任小人而排疑也留

霹靂大風代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匿也人生有
兩首四目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以戕來侵之象
亦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
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桴鼓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
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
曾無寸補每以姦佞陷服罷黜旣殺前轍之覆莫及噬臍
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由營求以娛 陛下
於再誤若非早辨則後患非淺禍將焉極臣以爲此臣不
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難

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兼文武應變幾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惇德夙成木強望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瑤若有其人同置左右如不兼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與政可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賚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臣猥并踈遠草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豈有深仇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反覆開諭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爲宰相論道

親切化原有非其人釐甚禍本況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明詔所謂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頹 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當及其初臣請 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斯以紀綱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總攬倫要以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罰而謹予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此或

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之路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别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忘利之可慕而必爲嗜利之可醜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

其父未保不棄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脩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覆勵之庶可一道德而同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植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前日新政國勢何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首廉格而窮道謀勸械救軍務全獲梟獍之首領鎮撫師必齎華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為重而四方之為輕斯國勢尊矣然

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徙以形勝要害為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强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赴調邊方仗以功成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務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為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為北鎮之兵西以近京荊州郡為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為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

於東西二鎮挑積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
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
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協操練之數每半年內將東西
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
來京操練口糧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
爲常夫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秋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
虞彼專一之勞由此而折枝强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
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竟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强必求
督相與之講明閫以內惟 陛下與群臣治之閫以外責
總制楊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虎

之咏無幾與徧知而失事機填民膏於盧壑之險措充衣
糧者必黜虛報功次者必誅竿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
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
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
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
及而我兵數少上可分守堡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
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文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
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應變
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為虜之來也必有其處其處可以通
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揀選精兵或募

士者共克其數綏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衆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烏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化內昔無山川險易林木既蔽虜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撤其藩籬塹水次沙自填其溝塹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爲今之計莫若

勑各邊巡撫大臣稷亟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其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群蹊若干塹隧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備者靡不條具聽總制楊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寇虜可恒制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摇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桑興貧殘而清府庫減織造增添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匠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屯田子粒固可

實徵而取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免糧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爲饑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爲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佐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行則饑寒有備而盜賊可弭仍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撫捕預勦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陞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遵實

民之要務如後漢趙充國屯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
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千八萬餘里得粟二千萬元自
京畿海濱萑葦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
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
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　陛
下責各邊該道等官募壯士願屯邊者從塞下與兵雜
耕北附者且沿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與東鎮兵築堤
捍水然後俱給牛種器具劃之播蒔須一歲後使之自
給海濱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
時戍騎燒荒以爲耕者遊兵防其寇鈔仍於田所聯塞列

隊部曲相依屬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 陛下乾斷力行不爲橫議所撓而或中沮爾禄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誕膺天命行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敝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校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皆名儒碩相當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敕禮部集議如科開此一途則 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

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恒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嚴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隱量能授職不以讒言而枉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福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璁胡瓚王思等量加贈祿以慰其狥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參之輿論吏部承奉內閣以斷自

聖裁則遴選周防任用寔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以論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

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褒上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乖謬曾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哉　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待人於斯為盛延世以來進士濫多不以是職為重每視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飾行歲貢老生充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況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逡巡二三年未得一遍至有終歲勤苦攏

人剿襲不經語題而艱複還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
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詞華倖登科第
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之所養也是安得有
其人乎請令後校學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
選耆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倣宋元舊故事天
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
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侪於奴賤則彼
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有廢師矣其督學
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
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

倘如得異才加入教導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禮部勘實遍其姓名於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爲滿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學故事無使後日貽黄巢李振落第之患斯與儲賢有案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今何以塹墨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可折難容我必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順之情不然何彼不樂生寵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

不肯死寵順我以迎以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際
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佞者
不屬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
而死如張源等者録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中求辱
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言路通
矣然此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塞也聞漢行
言變如鈎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
容彼直臣者為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
又於其位得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埋輪直使也而為梁
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為賊張嬰所附唐顏真卿三朝耆

直也而爲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爲李希烈所殺或又陽爲推重陰加排沮如朱异間侍讀徐摛碩補郡守李林甫將侍郎盧絢自請眉詹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爲利害所搖惑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才矣又賦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必輸所折之意求如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言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臣請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勅吏部查成弘之世以言官重疏

之多寡而爲考察陟降之上下苟有真贊勳朝廷英名翕
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
及反間選譎私假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排陷害忠良
龔昇盧李之故智也則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
姦臣難遂其私言路恆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
耶即今何以漸濟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僞而
其說巧巧者受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
由至巧受易投吾且勿受而觀其行僞斯得矣拙惡易犯
吾且勿惡而省其私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
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爲其伺察不輕泄辭

令而為其逆哲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父而不濟世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爲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爲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必皆見褒衣傳帶服巾而後然者今世號爲道學倡引生徒寔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閒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深奧附會妄詆聖賢海內英髦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而謀王猷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掀行高一世非不可薦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 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 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授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王道不許縱橫曲說以行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貽患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昭判而不淆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睽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核實中之術而振千載之明良徵大臣以恤股肱體斯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浹洽虛心聽

納使上下之血脉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臺者其往昧於既往則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光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歌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鹿鳴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嘉賓取永言諷詠以協上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腹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栢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冊府積學之要君臣得訓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

於賞牡至於上元觀燈觀稼幸獵苑中賞花釣魚之類此
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哉　聖祖萬幾之暇亦有
君臣同游之語　文皇以後早午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
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稍錯雜者聞有間是豈
輕於狎媟不知省貴之經耶蓋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為治
道應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
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迺午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晚
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延見鄉親又稱地方多
事明年慶成宴免群臣不勝駭異矣所謂慶成者以君臣
共成太平所以簪花醉酒而慶之也今特小費而廢大典

是處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爾豈不貽四方觀咲昔逆瑾時慶成暫花偶遺天下太平四字不好餘非時以為先徵況今昔異其寧而恭能之豫雅太平之象也臣請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則眾午晚以訪治道擬成經筵凡大燕會時舉不廢以親群臣則上下交孚以威並用而恒不勝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不行九漸既杜則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卜今矣尚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不外此十事之內尤矣要乎人才需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行精鬱之氣有限人才

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柟豐熙鄒守益華鑰雖未可媲美伊周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倘以謗言不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置之閒散編配流落之間恐非中興之象也今若承明詔求言旁及人才未用臣以為帝德光天格于上下協邦黎獻共惟帝臣莫復有遺賢之歎臣願　陛下擴包荒之度儲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惓惓臣又惟帝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　先朝獲覩　恭穆獻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涵容物好賢為先務每退朝之暇絕跡寢宮留神書覽節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

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是暇莫愁之曲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爲善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豪家强梁兼并之家待驁戚强悍之士卒皆含汙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有幾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刼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誕生皇上以爲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聖號特稱皇

帝可謂尊之至矣廟號觀德祀以天子文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
禮之臣言偶未合輙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宁爲之一
空似非我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
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庸
安乎然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駿奔走於
觀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磬聲以樂
我　獻皇帝含笑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
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楊雄所謂孝親莫大得四
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

哉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其術不在乎泛為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此而又卜賢相以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如此而舊章不復弊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備不飭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修天變不彌中興不成臣未之聞也